藏書世紀卷八

聖主推戴

宋太祖皇帝　共三百一十九年

太祖趙匡胤初生洛陽夾馬營中，赤光滿室，營中異香，經宿不散，人謂之香孩兒。誉及長，應募居郭威帳下。柴世宗即位，拜殿前都虞候，從征淮南，擒南唐驍將皇甫暉、姚鳳，還拜殿前都指揮使。又從世宗沿淮東下，拔楚州，屢立奇功。世宗一日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乃命太祖代之。世宗崩，子宗訓立。會契丹入寇，遣太祖率禁兵禦之。大軍發汴京，殿前

指揮使苗訓善觀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侍衛親軍指揮使高懷德趙彥徽等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冊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因具以事白匡義及掌書記趙普共以事理譬曉諸將匡義太祖之弟也黎明將士直逼太祖寢所曰諸將無主願冊太尉為皇帝太祖未及對則相與共扶出廳事黃袍已加身矣衆即羅拜呼萬歲挾之上馬擁逼還汴太祖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為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

自然不同

不能為若主也皆下馬曰願受命太祖曰太后主上我北

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入汴時方早朝范質聞變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噤不能對太祖進登明德門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將士擁范質等至遂奉太祖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國號宋遣使徧告諸國藩鎮加官進爵有差以其弟光義為殿前都虞候趙普為樞密直學士尊母南郡夫人杜氏為皇太后上欲察羣情向背頗為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上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殺之我終日侍側亦

不能害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建隆二年皇太后杜氏崩后治家嚴而有法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爲皇太后謂帝曰吾聞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帝再拜曰謹受教及后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謂帝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也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帝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卽榻前爲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遂崩上遂以弟光義爲開封尹光美爲興元尹李漢超

在關南民有訟其強娶巳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上召
謂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
曰歲苦侵暴今復爾耶曰無也上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
爲之妾不猶愈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
其所有貨財乎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
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爲也郭進爲山西廵檢使有軍校
誣訟進不法事帝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侵進
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貰汝罪汝能掩殺敵兵
即當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敵大致克捷進
即以聞乞還其職上自即位以來先平荆南獲高繼冲得

州三縣十七、繼平湖南、降周保權、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上以湖南旣平、思得通蠻情習地勢者、以鎭撫之、辰州徭人秦再雄、武健有奇略、上聞、卽擢爲刺史、使自辟吏、再雄至州、訓士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塹捷如猨猱、又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徠之意、於是荆襄無復邉患、乃命潘美尹崇珂帥兵攻南漢郴州、克之、

〇要〇緊〇

初南漢內常侍邵廷琄言于南漢主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今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請飭兵備、遣使通好于宋、南漢主不以爲然、至是始懼、然是時、上方謀下蜀、未遑也、上乃以王全斌爲西川行營都

部署、劉光義、崔彥進副之、王仁贍、曹彬爲都監、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戒之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土地耳、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李昊草表請降、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爲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官軍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百九十八、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上設氈帷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卽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後王全斌崔彥進王仁贍等、晝夜宴飲、縱部下掠女子、奪人財物、蜀

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蜀兵憤怨行至綿州
遂作亂刼蜀邑衆至十餘萬獲蜀文州刺史全師雄推以
爲帥於是邛蜀眉雅十六州及成都屬縣皆起兵以應師
雄時成都城中降兵未遣者尚二萬七千全斌慮其應賊
謀誘至夾城中盡殺之頼劉光義曹彬進擊大破全師雄
何說
於新繁曹翰王仁贍又圍賊呂翰於嘉州呂翰棄城走是
夕呂翰還結衆圍城約以三鼓而進曹翰知之令掌漏者
止擊二鼓賊衆不集天明遂遁追襲又大破之師雄走死
蜀復平先是馮瓚知梓州纔數日會僞蜀軍校上官進嘯
聚亡命三千餘衆刼村民夜攻州城瓚曰賊乘夜奄至此

烏合之衆以箠梃相擊耳可持重以鎮之待且自潰矣賊中止有騎兵三百使守諸門瓚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驚遁因縱兵追之擒上官進降千餘人五年全斌等至具伏黷貨殺降之罪先是上平荆湖及定蜀皆收其金帛別爲內庫儲之號封樁庫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謂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朕欲俟斯庫蓄滿遣使謀彼儻肯歸我地則以此酬之不然當散滯財募勇士以圖攻取也又常欲以百縑易一胡人首䇿又鑿大池于京城南號講武池選精卒習戰池中其志復幽燕如此南漢主復侵道州刺史王繼勳請代之上乃以潘美爲

桂州道行營都部署尹從珂爲副以伐南漢南漢主鋹出降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鋹體質豐碩性絶巧常以珠結鞍勒爲戲龍之狀多制酖毒臣下一日從幸講武池上賜以巵酒鋹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覩太平之盛上笑曰安有此乎命取鋹酒自飲而别酌以賜鋹鋹大慚開寳七年命曹彬爲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爲都監曹翰爲先鋒將兵十萬以伐江南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帝毎恨之至是戒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illegible]無殺

戮設若困鬭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仍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彬自荆南發戰艦東下初唐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漁釣于釆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因詣闕上書請造浮梁以濟帝然之遣石全振往荆湖造黄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荆渚而下議者謂江濶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帝不聽擢若水右賛善大夫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釆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潘美帥兵渡江若履平地江南主危迫遣徐鉉求緩師鉉至言于帝曰李煜無罪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奈何見伐帝

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還踰月鉉復見帝帝按劒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邪鉉惶恐辭歸江南愈危煜率臣僚詣軍門請罪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吳越王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入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命與晉王叙昆弟之禮留兩月遣還賜以一黃袱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啟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益感懼三月至洛陽上欲留都羣臣咸諫晉王光義言其非便上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力請還汴乃不得已從之因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上友愛光義光義

常有疾親爲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在位十七年壽五十

繼統人主

宋太宗皇帝

太宗沈謀英斷旣卽大位陳洪進錢俶相繼納土未幾取太原伐契丹惟涪陵縣公之貶秦武功王之自殺宋后之不成喪大可恨焉在位二十二年壽五十九

眞宗太宗第三子也初爲太子兼判開封府開封政務塡委太子留心裁決靡不稱愜京獄屢空故太宗屢詔嘉美

之及踐位寬仁慈愛有李沆寇準王旦相繼為相在位二十五年講和契丹東封西祀天下稱太平壽五十五

守成賢主

宋仁宗皇帝

仁宗眞宗第六子也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禱禁廷跣立殿下有司請以玉淸舊地為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為廣何以是為燕私常服澣濯帷帟衾裯多用繒絁宮中夜因不寐而饑思膳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為例誠恐自此遂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耳夏人犯邊禦之出

境契丹渝盟增以歲幣在位四十二年終始如一可謂聖
主矣壽五十四
英宗太宗第四子商王元份之孫也仁宗無子育之宮中
初辭皇子之命極其懇切既就召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
上有適嗣吾歸矣仁宗崩即位務命近臣必以官而不以
名其議濮王等禮蓋諸臣泥古不通各執己見非帝失也
一日語神宗曰國家舊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者皆升
行以避舅姑之尊義甚無謂豈可以富貴之故而屈人倫
長幼之序也在位四年壽三十六
求治眞主

宋神宗皇帝

神宗英宗長子也在位十八年壽三十八神宗小心謙抑敬畏輔相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耆老不治宮室不事遊幸厲精圖治自始至終惜哉宰相王安石非但不能上比伊尹管仲亦不能彷彿商君矣

哲宗神宗第六子也即位之初太后垂簾翕然向治元祐之政庶幾仁宗既而太后辭世熙豐舊臣媒孽復用卒假紹述之言以圖報復黨藉禍與元祐諸君子安能辭其責也不曾幼學而能壯行難矣在位一十五年壽二十五

徽宗神宗第十一子也在位二十六年爲金所擄紹興五

年、殂于五國城

欽宗、徽宗長子也、金人圍京師、乃受禪、靖康二年、金人復入京師、陷欽宗及后太子皆降金、紹興三十一年、殂于金、

一祖八宗、在位共一百六十七年

李生曰、徽欽蒙塵、不被戮辱如晉懷愍者、祖宗仁厚所遺也

偏安一隅

高宗

高宗徽宗第九子也、靖康之亂、以親王奉使、後即位應天、改元建炎、又移杭州、建炎三年、苗傅劉正彥劫帝傳位于

皇子旉賴張浚等討賊乃復位旉尋卒九月女眞入建康帝走明州女眞陷臨安帝航于海賴韓世忠等敗金人于江女眞乃北還在位三十六年壽八十一先是元祐皇后降手書俾高宗嗣統其略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玆乃天意夫豈人謀

太祖再嗣

孝宗秦王德芳之後太祖七世孫也初高宗謂侍臣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而子孫不得享遭時零落朕甚閔之紹興二年乃選帝育于禁中三十二年受高宗禪在位二十

七年壽六十八帝性至孝事德壽宮二十六年孝養純篤銳志恢復值金世宗賢明南北講好易表稱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俱得休息矣金世宗每戒邊臣積錢穀謹邊備曰吾恐宋人之和終不可恃也蓋亦忌帝之將有爲云

光宗孝宗第三子也在位五年年四十乃受禪初即位總權綱屏嬖倖薄賦緩刑見于紹熙初政而宮闈妒悍內不能制驚憂致疾不孝明矣

寧宗光宗第二子也在位三十年初即位汝愚爲相引拔善類一時之政燁然可觀及侂胄用事外挑强鄰流毒淮甸頻歲兵敗乃函侂胄之首行成于金旣而彌遠擅權髦

荒益甚、

理宗、燕王德昭之後也、理宗四十年之間、若李宗勉、崔與之、吳潛之賢、皆弗究于用、而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等、與相終始、貪地棄盟、事釁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怠于政事、權移奸臣、經筵性命、徒資口頰云耳

度宗、父理宗母弟也、理宗無子、立爲太子、即位、賈似道專權、元兵大舉南侵、破襄陽諸郡、在位十年

瀛國公、度宗子也、德祐二年、元兵入臨安、㬎降、封瀛國公、初文天祥請以二王昰昺鎮閩廣、及元兵迫臨安、乃徙封昰爲益王、判福州、昺爲廣王、判泉州、至是立昰以爲宋主、

元兵至建寧昰欲入泉州以招撫蒲壽庚作亂乃移潮州至井澳颶風壞舟昰幾溺死遂成疾殂衆又立昺爲主徙居廣州厓山元兵攻厓山急陸秀夫負昺投海中後宮及諸臣從死者尸出于海至十餘萬（太祖仁德之報）楊太后聞昺死撫膺大哭曰昔我忍死間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而自溺宋南渡共一百五十二年

附載

遼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及阿保機爲王最雄勇北侵室韋女眞西取突厥故地擊奚滅之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爲皇后置百官改元神冊述律后勇多權變阿保機常度磧擊党項留述律后守其帳黃頭室韋乘虛合兵掠之述律后知之勒兵以待奮擊大破之由是名震諸夷時韓延徽使契丹契丹主怒其不拜留延徽使牧馬延徽幽州

賢哉后

人素有智略述律后言于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

今之賢者、奈何辱之、契丹主召與語、悅之、遂以爲謀主、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少、頃之延徽逃奔晉陽、李克用欲置之幕府、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過眞定、鄉人王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爲晉有、當復詣契丹耳、德明曰、叛而復往、得無取死乎、延徽曰、彼自吾來、如喪手目、今往詣之、手目復完、安肯害我、旣省母、遂復入契丹、契丹主見其至、大喜、及克用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克用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爲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

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爲寇延徽之力也阿保機卒述律后召諸將及酋長難制者之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而立中子德光爲天皇王石敬塘有異志欲結契丹爲援契丹主遂滅唐因作冊書命敬塘爲大晉皇帝敬塘即皇帝位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後契丹主又滅晉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故晉人謂之帝羓焉永康王兀欲立自稱天授皇帝已而燕王述軋殺兀欲而自立述律

賢者有益人國如此

英物

后又討殺述軋而代之故數年之間不暇南侵至郭威簒漢漢主知遠弟閔自立于太原號北漢至是閔以契丹兵擊周周主榮自將勝北漢已而破南唐取淮北地既破南唐復幸滄州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境至益津關契丹守將以城降至馬橋關契丹守將姚内斌以城降周主遂入瓦橋關契丹莫州刺史以城降及李重進等引兵繼至契丹瀛州刺史等皆舉城降於是關南悉平將議取幽州矣以周主不豫而止至宋太宗平太原乘勝取幽冀反爲契丹將耶律休哥耶律沙耶律斜軫所敗而還先是宋欲遂取幽州李昉張齊賢力陳其未可皆不聽故敗雍熙三年

宋復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將兵伐契丹戰於岐溝關敗績楊業歿之業善戰號楊無敵契丹素畏業望見旌旗輒引去至是太宗以業既歿訪近臣可知代州者乃以張齊賢爲之使與潘世美同領緣邊兵馬時契丹主隆緒及蕭太后帥衆南下宋瀛州部署劉廷讓一軍皆沒契丹復薄代州城齊賢豫選廂軍二千出禦敵乃伏步卒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是後契丹屢爲邊患宋遂日以削弱矣眞宗咸平六年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契丹戰於望都契丹執繼忠以去景德元年契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復大舉入宋賴寇準請眞宗幸澶州親征乃許成議歲幣眞宗以

契丹講和放河北諸強壯歸農罷諸路行營省河北戍兵之五緣邊三之一詔緣邊毋出境掠奪得契丹馬牛悉縱還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大賢）士安請按邊要選守將以馬知節知定州楊延昭知保州又以李允則知雄州孫全照知鎮州以契丹修好則有慶弔之使又置國信司專主其事（有益於畢公也）慶曆二年元昊反及契丹又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及晉陽之地先遣宣徽劉六符來致書取故地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賴呂夷簡奏富弼爲接伴使及報聘增納歲幣乃復通好如初然宋亦從此卑矣英宗時

契丹改國號遼、神宗熙寧七年、遼以河東路、沿邊侵界、使蕭禧來言、神宗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至遼、遼相楊益戒與議不能屈、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

沈括大賢

爲壯、曲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乃還、神宗以問王安石、安石

錯引了

大言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於是詔於分水嶺爲界、東西

哀哉無故割肉喫人也

失地七百里、遂爲異日興兵之端云

金

女眞蓋古肅愼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淥水之源於夷狄中最微且賤隋開皇時入貢其族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女眞其水掬之則色微黑故目之爲混同江江甚深然纔濶百步唐開元中其酋來朝訖唐世貢不絶五代時遼阿保機吞北方三十六蕃此其一也阿保機慮其爲患誘遷豪右數千家於遼陽分其勢使不得與本國相通謂之合蘇館者女眞是也女眞凡用兵以戈爲前行號硬軍刀劍自副弓矢在後弓力不過七斗箭鏃至六七寸形如鑿入不可出非五十步不射十伍百皆有長伍長擊柝

十長執旗、百長挾鼓、千人將則旗幟金鼓悉備、伍長戰歿、
四人皆斬、十長歿、伍長皆斬、百長歿、十長皆斬、將自執旗、
其後烏古廼卒、子劾里鉢嗣、及劾里鉢疾篤、呼弟盈哥謂
曰、烏雅束柔善、若辦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劾里鉢有子
十一人、烏雅束其長、阿骨打其次也、及頗剌淑歿、弟盈哥
嗣、盈哥歿、兒子烏雅束嗣、時遼主幸混同江釣魚、生女眞
酋長在千里內者、故事皆朝會預宴、遼主命諸酋次第起
舞、至阿骨打辭不能、但端立直視、遼主逼之再三、終不肯、
及烏雅束歿、阿骨打襲位、遼使使往謂之曰、何故不告喪、
阿骨打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爲罪乎、遼主患其辭強、遂

發諸軍自爲備、阿骨打聞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我必先發制之、遂率諸部兵、皆會于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傳梃而誓、且戰且前、將至遼界、阿骨打之子斡本、與數騎陷遼圍中、阿骨打救之、免冑而戰、或自傍射之、阿骨打顧見射者、一矢而斃、謂其下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百倍、遼軍大奔、寧江州陷、初女眞部民、皆無徭役、壯者悉爲兵、平居則漁畋射獵、有警、則下令諸部徵之、遼人常言、女眞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焉、阿骨打既屢勝遼、其弟吳乞買勸稱帝、不許、粘沒喝等、復以爲言、阿骨打乃即皇帝位、國號大金、改元收國、九月、金主攻

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既濟使舟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底由是遂克黃龍府十二月金人聞遼主將親征下詔有女眞作過大軍剪除之語金主乃剺面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奈何非人人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爲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帥師迎敵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初女眞無步卒惟騎兵千餘刻小木牌係人馬爲

號五十人爲一隊前二十人重甲持矛後三十人輕甲操
弓矢毎遇敵必二人躍馬而出以觀陳之虛實四面結隊
而持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其分合出入應變
周旋人自爲戰所以恒勝七年遼主至應州新城東六十
里爲金將婁室等所獲遼遂亡金主亦殂宋徽宗宣和五
年金太宗吳乞買攻宋汴京京城陷金斡離不脇徽宗及
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
人邢氏等三千人由滑州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
室及何㮚孫傅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朴秦檜由鄭州去金
主殂兄孫亶立亶卽位委政於粘沒喝斡本兀朮縱酒酗

怒手刃侍臣而以完顏亮平章事亮爲人僄急猜忌殘忍自以巳與金主同爲太祖孫常懷覬望天德三年金主亮弒亶自立徙都燕既又南侵謀遷汴適亮又爲其下所殺金主雍（賢主也）乃下令散南征之衆以高忠建爲報諭宋國使告即位金主雍謂太子曰朕爲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純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爲孝明信賞罰爲治而已如遼之海濱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子爲衆愛愈爲美事所爲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謂高宗曰爾與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汝即授以僕射彼必致（至言）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僞爲受恩於父安有忘報于子乎大

定十七年高麗致貢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者
金主曰小國無能辨識誤以爲玉耳大定二十九年金主
雍卒孫璟立世宗在金最爲賢主以夫人烏林答氏守節
而死終身不立后雅尚儉素嘗謂近臣曰朕觀唐史見太
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羣臣議多飾詞何也尚書省奏
大興府推官蘇德秀爲禮部主事世宗曰朕嘗語卿百官
當使久於其職彼方任理官復改户曹尋又除禮部人才
至言
豈能兼此若久於其職中材亦勝新人事旣經練自能有
濟又言凡稱政有異跡者謂其斷事有軼才也若止清廉
千古至言
此乃本分以貪汙者多故顯其異耳及璟即位數年大爲

北部阻䪁等部所擾無歲不與師討伐府庫空匱國勢日弱璟卒衛王永濟立永濟世宗第七子也永濟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蒙古主問曰新君爲誰使曰衛王也蒙古主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爲之耶即乘馬北去六年秋胡沙虎弑永濟而立昇王珣十六年金主珣卒子守緒立六年金主守緒走蔡州金遂亡

華夷一統

元

蒙古之先有曰孛端義兒母生二子而寡居夜寢屢有光明照其腹又一乳生三子孛端義兒其季子也其後子孫蕃衍各自爲部世奉貢于遼金而總隷于韃靼至也速該并吞諸部勢愈盛遂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眞還次于盤佗山而生子因以鐵木眞名之紹興十七年也也速該歿鐵木眞嗣立遂攻西夏大掠而還至是大會諸部長于斡難河之源建九游日旗自號爲成吉思可汗侵擾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礫水以進攻西京取之凡破金九

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卷而去、繼又滅夏避暑于六盤山、踰月、鐵木眞殂、在位二十二年、年六十六、廟號太祖、蒙古窩濶台太宗立、太宗與其弟拖雷率衆入陝西、至封丘、入鄭州、攻汴城、金主守緒知事急、取寶玉寘于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殂便火我、遂自經殂、而金亡、蒙古蒙哥擊西域欽察諸部、降之、欽察去中國三萬里、其人皆青目赤髮、宋淳祐十一年、元憲宗蒙哥立、命其弟忽必烈開府金蓮川、總治漢南、蒙古主怒宋囚使臣、命諸王不哥守和林、自將南伐、由西蜀以入、直抵合州城下、秋、蒙古主殂于合州、忽必烈北

還至開平即位還定都于燕召竇默許衡至開平命劉秉忠酌古今定內外官制後宋用賈似道不忠於宋擅拘留元使乃復起兵端元伐宋宋遂亡至元十七年遣使窮河源行授時曆三十一年元主忽必烈殂在位三十五年壽八十歲廟號世祖世祖既定天下從容問劉秉忠曰天下無不敗之家無不亡之國朕之天下後當誰得對曰西方之人也又問劉秉忠曰今之定都惟上都大都耳何處最佳劉秉忠曰上都國祚短民風淳大都國祚長民風澆遂定都燕之計命劉秉忠築元京城及開基得一巨穴內有紅頭蟲不知幾萬世祖以問劉曰此何祥也劉曰異時代

國家者、乃此物也、世祖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之地青草一株、置于大內丹墀之前、謂之自儉草、太祖起龍朔、破大金、世祖得襄陽、平南宋、天下一統、取大易大哉乾元之義國號大元、取至哉坤元之義年號至元、立中書省以總庶務、立樞密院以掌兵要、立御史臺以糾彈百司、嘗言中書朕左手、樞密朕右手、御史臺是朕醫兩手的、成宗諱鐵木兒、世祖之孫、裕宗眞金第三子也、大德二年、以哈剌哈孫爲左丞相、十一年崩、在位十有三年、先是成宗違豫日久、中宮乃出仁宗、及其母、居懷州、及成宗崩、后又恐其兄武宗立、乃命召安西王入京師、斷武宗歸路、皇后垂簾

聽政、而安西王輔之、時左丞相哈剌哈孫收百司符印、封
府庫稱疾、守宿掖門、內旨日數至、皆不聽、適武宗遣康里
脫脫計事京師、哈剌哈孫令急還報、復遣使迎仁宗於懷
州、仁宗奉其母還大都、諸臣步從入哭盡哀、復出居舊邸、
安西之黨、見仁宗既至、謀以三月三日僞賀生辰舉事、哈
剌哈孫遣人啟仁宗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
當先事而發、仁宗乃先二日、率衛士入內、稱懷寧王遣使
召安西計事、至、卽幷諸王明里執之誅阿忽台八都伯顏
等諸王牙忽都進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之孫、宜早
正大位、仁宗曰、惡人潛結宮壺亂我家法、故誅之、豈欲作

威福以覬神器邪懷寧王吾兄也正大位已遣使奉璽北迎之矣遂自監國與哈剌哈孫日夜居禁中以備變及武宗至上都即位乃廢成宗后出居東安州賜死武宗諱海山順宗答剌麻八剌之長子也即位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大牢至大四年崩仁宗愛黎拔力八達武宗母弟也初帝在東宮宦者李邦寧等畏帝英明乘間言於武宗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

徃東宫言之邦寧慚懼而退及帝即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帝王曆數自有天命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集賢院大學士延祐七年崩在位十年仁宗天性慈孝恭儉嘗曰明心見性佛教為深脩身治國儒道為切服御質素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顔色待宗戚勲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其孜孜為治一遵世祖之成憲云英宗碩徳八剌仁宗子既即位宰臣鐵木迭兒奏比詔内外直言得失今上封事者或徑至御前帝曰言事者當直至御前也至治三年御史大夫鐵失弑帝于行幄在位三年英宗性剛明嘗以地震減膳徹樂避正殿

近臣稱觴以賀帝曰何爲爾賀汝爲大臣不能匡輔反爲諂邪斥出之嘗戒羣臣曰卿等居高位食厚祿當勉力圖報若爲不法必刑無赦又謂大臣曰中書選人署事未旬日御史臺即改除之中書亦然今山林之下遺逸良多卿等不能盡心求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引用邪果於刑戮奸黨畏誅遂搆大變泰定皇帝諱也孫鐵木兒顯宗甘麻剌之長子世祖長子裕宗之嫡孫也致和元年帝如上都命僉樞密院事燕鐵木兒等居守帝崩于上都文宗不爲立廟謚世止稱爲泰定帝王禕曰武宗以兄弟相及約繼世子孫迭居大位而仁宗不守宿諾傳位英宗乃使武宗

二子明宗文宗出居於外及英宗遇弑而明宗在北文宗
在南晉邸乘間入繼大統明宗和世㻋武宗長子也英宗
在上都謂丞相拜住曰朕兄弟實相友愛曩以小人譖愬
俾居遠方當亟召還明正小人離間之罪及英宗遇弑泰
定帝立泰定初爲晉王既爲帝而帝兄弟播越南北人心
思之及泰定帝崩于上都燕鐵木兒留守京師遂謀舉事
八月甲午黎明召百官集興聖宮兵皆露刃號于衆曰武
皇有聖子二人孝友仁文天下歸心大統所在當迎立之
不從者死於是帝方遠在沙漠猝未能至慮生他變乃迎
帝弟懷王於江陵且宣言已遣使北迎帝以安衆心丁巳

懷王入京師、燕鐵木兒以爲擾攘之際、不正大位、不足以係天下之志、懷王以其兄周王在漠北、欲虛位俟之、燕鐵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懷王曰、必不得已、當明吾志、播告中外、遂卽帝位、改元天曆、詔天下曰、謹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讓之心、於是文宗遣人相繼來迎、朔漠諸王、皆勸帝南還京師、遂發、卽位於和寧之北、文宗遣右丞相燕鐵木兒、奉皇帝寶來上、帝宴諸王大臣于行殿、八月丙戌、帝次王忽察都、圖帖睦爾入見、庚寅、帝暴卒、廟號明宗、文宗圖帖睦爾、武宗之次子、明宗之弟也、明宗暴崩、文宗卽位、至順三年、崩于上都、寧宗懿

璘質班明宗第二子、文宗崩、燕鐵木兒請皇后立皇子燕帖古思、后不從、以文宗遺命立帝、時年甫七歲、百司庶務、咸啟皇后取進止、十一月帝崩、順帝妥懽帖木兒明宗長子也、至元六年詔曰、昔武宗升遐、太后惑於憸慝、俾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沙漠、宗王大臣、同心翼戴于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即立為皇太子、而乃當躬迓之際、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理、董阿等、謀為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又私圖傳子、嫁禍于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出

居遐陬、上天不祐、隨降愆罰、叔嬸不荅失理、怙其勢焰、舍長嫡而立幼次、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祚、賴天之靈、權奸屏黜、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至正二年、開金口河、費用不貲、卒無成功、七年、沿江兵起、八年、台州方國珍兵起、繼而潁州劉福通、蕭縣李興、羅田徐壽輝等兵皆起、有韓山童者、欒城人、以白蓮會燒香惑衆、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江淮愚民翕然信之、福通等、復詭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主、乃刑白馬黑牛、誓告天地、以紅巾爲號、十三年、泰州張士誠兵起、據高郵、我

太祖皇帝起兵、自和陽渡江、取太平路、十八年、天完將陳友諒破安慶、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二十四年、我太祖建國號曰吳、二十五年十二月、日旁有一月一星、二十六年、太祖兵徇山東郡縣皆下之、時徐達常遇春引兵由淮入河、鼓行而東、首克沂州、於是萊州諸郡、悉奉圖籍來降、山東既定、明年、達與遇春會諸將、率馬步舟師、進克元都、元主集三宮后妃皇太子、同議避兵北行、夜半、開建德門北奔、遇春等追至北河、擒皇孫買的里八剌而還、元亡、元主駐應昌、二年殂、在位三十六年、

太祖以帝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特加號曰順帝而封其孫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順帝非行兇暴而淫亂已甚豈東西南北無思不服之主哉天生我

太祖非偶然也元共一百六十二年

大臣總論

李生曰、大臣之道亦難矣、予觀古大臣之用心、略有此五等者、故别而論之、夫因時者、無作爲之迹、遐哉邈乎不可尚矣、但能忍辱者、亦妙於趨時、務結主者、尤貴于含垢、此非休休有容者不能也、而要其實、皆本之于至誠、惡能彊之哉、則謂此五者、一大臣之能事可也、然世之好尚不同、士之志業亦異、如必兼全五者而後爲政、則千古無君臣矣、但能各從所好、一門深入、亦足當棟梁之任、卓然不易幾及、此古人所以致愼于學術也、惟學術之不究、而冒焉以身試之、是以知其决不可耳、且夫騁其材智、恣其胸臆

狃于聞見鶩于虛名縱幸而成亦與野戰者等也又安知天下之重不可以輕擲僥倖之事不可以嘗試乎輕擲而屢試之而屢不悔彼所謂大賢君子皆是也而王介甫張德遠其甚也介甫不知富彊之術而必欲富彊德遠不知恢復之計而惟務恢復悲乎是直以君父為兒戲也矣

藏書大臣傳卷九

一因時大臣

叔孫通

叔孫通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通前曰諸生言皆非夫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安有反者此特羣盗鼠竊狗偷何足置齒牙間哉郡守尉令捕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盗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言反者

諸言盜者皆罷之乃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拜爲博士通
已出反舍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
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通從之梁敗
定陶通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
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
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拜通爲博士號稷嗣君通之降
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
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專言大猾
何也通乃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鬭乎故
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已并天

下、諸侯共尊爲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儀
法爲簡易、羣臣飮爭功、醉或妄呼拔劒擊柱、上患之、通知
上益饜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
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
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
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
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
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
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
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

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汚我、通笑曰、若眞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緜蕞野外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爲此、乃令羣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奉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徙通爲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切諫上、上曰公罷矣、吾

真可笑
太古之人
羲皇上人
不
先不後
誰肯
有郎有金便是聖人
妙

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高帝崩孝惠卽位乃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爲奉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

曹參

曹參沛人也秦時爲獄掾而蕭何爲主吏居縣爲豪吏矣旣佐高祖定天下高祖以長子肥爲齊王而以參爲齊相國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

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
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
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
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
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乎。參曰。不然。
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
先之。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
賢惟參。參代何爲相國。舉　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擇
郡國吏訥于文辭謹厚　即召除爲丞相史。吏言文刻
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　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

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輙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莫能開說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乃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而反取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乃謂窋曰女歸試私從容問乃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于春秋君爲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汝也窋旣洗沐歸時閒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

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爲相國三年薨、謚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覯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靖、民以寧壹、

丙吉 獄吏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治律令、爲魯獄吏、積功勞、稍遷至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詔

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後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吉之德大矣武帝亦悟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勑保養乳母加致醫藥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遷大將軍長史入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

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
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遂尊
立皇曾孫、遣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于掖廷、宣帝初即位、
賜吉爵關內侯、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
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
爲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
書事、是時掖廷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常有阿保之功、
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封吉爲
博陵侯、邑千三百戶、後五歲代魏相爲丞相、吉居相位、上
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贓、不稱職、輒予長休告、終無所案

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爲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公府不案吏、自吉始于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耆酒數逋蕩、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奔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此醉歐不嫌吏也）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

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
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乃歎曰士亡不
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
掾史由是益賢吉吉又嘗出逢清道羣鬬者死傷横道吉
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
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
以譏吉吉曰民鬬相殺死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
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
非所當于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
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

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亦嚴以吉知大體五鳳三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廷尉于定國太僕陳萬年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後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爲知人

李生曰曹參遵何約束丙吉守魏之規叔孫因陋就簡制禮作樂以粉太平是皆以無用爲用者也夫禮樂無處無之若必待積德又至百年則人道之滅久矣且夫世無百年之運人無百年之世信如兩生之說則雖賢聖亦徒然耳曷足貴乎彼蓋不知夫擊壤而歌者眞聖世之聲也鼓

腹而遊者真盛世之容也當漢時君臣方免於戰爭之苦而歌呼慶幸于殿陛之閒皆自以爲至樂矣稍緜蕞之便與天地同節又何待也積亂成治積虐成德三章約法彼衆堵之民一言而遂定及是已盡出於烈焰之中矣其爲手舞足蹈雖有夷夔可得而復加之耶然則叔孫生之禮樂亦若此焉耳矣爲漢儒宗不亦安歟

王導 附王衍

王導字茂弘瑯琊臨沂人覽之孫也時元帝爲瑯琊王與導素親善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王敦來朝導謂之曰琅琊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

輕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乃相率拜于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以招俊乂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于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自

王之有江左皆導為之也

節節見琅邪

此之後君臣之禮始定俄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者衆導勸帝收其賢人辟掾屬百餘時人謂之百六掾前潁川太守刁協為軍諮祭酒前廣陵相卞壼為從事中郎江寧令諸葛恢歷陽參軍陳國陳頵為行參軍前太傅掾庾亮為西曹掾時荆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為政務在清靜每勸

帝克己勵節匡主寧邦於是尤見委仗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曰昔魏武帝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贈不過別部司馬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見相準有不得者或爲恥之天官混雜朝望頽毀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帝從之晉國既建以導爲丞相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徃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及帝登尊號進位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帝之始鎮江東也導與從兄

敦同心翼戴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故
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恃功驕恣帝畏而惡
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爲腹心稍抑損王氏權導亦漸見
疏外導能任眞推分澹如也而敦益懷不平上疏爲導訟
亦怪不得　胡說
屈辭語怨望劉隗勸帝悉誅王氏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
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僕射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
不必
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出導
不必
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
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帝以導忠節有
素特還朝服召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豈意

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于卿是何言邪及敦據石頭問導曰周顗戴淵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荅又曰止應令僕邪又不荅敦曰若不爾正當誅耳又不荅敦遂遣部將收殺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顗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初西都覆沒海內思主羣臣及四方並勸進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至覆族導猶執正議敦不能奪

明帝即位導受遺詔輔政解揚州遷司徒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敦且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謂敦死咸有奮志敦

平進位太保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為成帝咸和二年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為禍亂欲下詔徵之導曰峻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亮不聽乃徵峻為大司農峻遂舉兵反三年正月蘇峻濟自横江入臺城導謂侍中褚翜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啟令速出翜即入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牀擁衛峻稱詔大赦以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已之右峻自為驃騎將軍錄尚書事逼遷帝于石頭峻腹心路永匡術賈寧恐事不濟勸峻盡誅導等峻雅敬導不許永等便有二心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誘永使歸順導

因攜二子與衣皆奔白石、四年峻平、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闔伭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也五月以導爲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時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䰟伺我之隙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溫嶠卒以平南軍司劉胤爲江州刺史會有詔徵後將軍郭默爲右將軍默樂爲邊將不願宿衛以情愬于胤胤曰此非小人之所及也默由是怨胤時百官無祿惟資江州而胤商販繼路爲有司所奏書下胤不即

歸罪、猶自申理有謂郭默曰、劉江州密有異圖、將不利於郭侯、默遂帥其徒襲胤傳首京師、導梟胤首於大航以默爲江州刺史陶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是卽將兵討之、且與導書曰默殺方州卽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乃收胤首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包含容忍以俟足下、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鎭于外、南蠻校尉陶稱間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論宜絕知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

元舅安善事之於是讒間遂息薨時年六十四帝舉哀于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中興名臣莫得爲比

王衍字夷甫神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嘆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補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入爲黄門侍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者恃以免身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衍甚重之惟裴頠以爲非著論以譏之而衍處之自若歷中領軍尚書令又拜

河南尹衍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荊州族弟敦爲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及石勒王彌寇京師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持節假黃鉞以距之衍使前將軍曹武等擊賊退之獲其輜重遷太尉封武陵侯越薨衆共推爲元帥衍以賊寇鋒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遂至於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而今方說非才）俄而舉軍爲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爲陳禍敗之由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

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爲我盡力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牆填殺之時年五十六

惜才○如○此○

謝安

謝安字安石寓居會稽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縣敦逼安不得已赴召月餘即告歸安弟萬時爲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時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時安年已四十餘矣乃出爲征西大將軍桓溫司馬

會萬卒安復投牋求歸頃之徵拜侍中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且望簡文臨終禪位于己不爾便爲周公居攝及帝崩遺詔止依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甚憤懟乃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害之坦之懼問計于安安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時孝武帝富于春秋政不自己溫威振內外人情噂沓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之輒改由是歷旬不就溫薨

錫命遂寢安以天子幼冲欲請崇德太后臨朝王彪之曰
上年垂及冠婚反令從嫂臨朝豈所以光揚聖德乎蓋安（痴人前難說心中事）
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臨朝而已得專故也安與彪之
時方共掌朝政安每臨朝輒嘆曰朝廷大事衆所不能決
者以諮王公無不立決其推之也如此安義存輔導雖會（奸甚）
稽王導子亦賴弼諧之益强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
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弘以大綱人皆比之王導而謂
文雅過之及桓冲欲以揚州讓安桓氏族黨皆苦諫冲郗
超亦深止冲冲不聽朝廷乃詔冲都督徐豫兗青揚五州
諸軍事鎮京口以安領揚州刺史並加侍中太元元年帝

始訪萬機、是時朝廷方以秦冦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鎮
禦北方者、安以兄子玄應詔、八年符堅率衆百萬、次于淮
肥、京師震恐、玄入問計、安夷然荅曰、已別有旨、玄不敢復
（只○此○一○着○挫○賊○氣○壯）
（大○奴○）
言、安遂命駕出山墅、于時親朋畢集、安方與玄圍棊賭別
（國○威、何、如、哉、）
墅、安棊常劣于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
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時桓冲亦深
（妙○甚○）
以秦冦爲憂、遣精騎三千入援、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
定、兵甲無缺、宜留以防西藩、冲歎曰、安石有廟堂之量、不
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
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及玄等破敵書至、安時方與

客圍碁安看書竟置書圍碁如故客問之乃徐荅曰小兒〔妙〕
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甚喜不覺屐齒之折也
是年八月安奏請乘苻氏傾敗開拓中原以謝玄爲前鋒
都督帥桓石虔等伐秦進據彭城鄄城河南城堡皆來歸
加安都督楊江等十五州諸軍事加黃鉞于時荊江二州
並缺物論以玄勳望宜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勳恐爲朝〔大見識〕
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在形勝之
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爲荊州攺桓伊爲中流石虔爲
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
類如此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朞

喪之慘不廢絲竹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費百金世頗以此譏安而安殊不以屬意常疑劉牢之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安乃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而疾作上疏請旋旆并召子征虜將軍琰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雒陽前鋒都督玄抗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遂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

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今十六年矣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嶷時年六十六初至新城築埭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爲召伯埭羊曇者泰山人安薨後曇輟樂彌年行不出西州路一日大醉不覺至州門因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返

卓吾曰當晉之時何時而其主又何主也中原爲胡虜之區其君臣已偏安一隅矣大將持重兵于外欲以擁衛朝廷而反遥制朝廷之權矣此時尚可爲乎然而晉祚卒延者何王謝之力也偉爲哉二公之於晉也無求備無取必

無敢僥倖譬如人有虛怯之症飲食可進則進之不可進則俟之不遽試以金石之藥功劫之劑以無病視病故其病不治而自愈矣何者忘之也夫天下之病皆以治而失之者多矣若當臥病之時而能忘其爲病此其忘身無患固非扁鵲倉公之所能驚也而況世醫乎自道德教遠世之言治者皆苟而已不思因時之政治以不治雖黃帝不能達而況于累卵之時歟善乎王茂弘有言曰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謝安石亦曰不爾不成京師至哉言乎於道德深且遠矣吾獨怪夫有宋之末其君臣俱犯虛怯之病其不足有爲明矣一時大賢起而欲捄之務爲求

全果於取必乃百藥雜試以圖僥倖而遂壞之也悲乎

二忍辱大臣

婁師德

婁師德鄭州原武人也第進士上元初爲監察御史會募猛士討吐蕃師德乃戴紅抹額來應詔高宗假朝散大夫使從軍有功遷河源軍司馬并知營田事與虜戰白水澗八遇八克天授初爲豐州都督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兵以饒給無轉饟和糴之費武后降書勞之長壽元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一日后謂之曰軍在邊必待營田公不可以劬勞憚也乃復以爲河蘭鄯廓州檢校營田大使入遷御史大夫知政事證聖中貶原州司馬萬歲通

天二年、入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後與狄仁傑分道撫定河北、進納言、隴右諸軍大使、復領營田、聖曆三年、突厥入寇、詔檢校并州長史天平軍大總管、九月卒于會州、年七十、贈幽州都督、謚曰貞、師德長八尺、方口博脣、深沈有度量、人有忤已、輒遜以自免、弟守代州、師德戒以耐事、弟請曰、人有唾面潔之可否、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擠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常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所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大慙、乃嘆曰、婁公盛德、

我爲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總邊要爲將相者三十年可爲婁陸比東方生又難矣恭勤樸忠終始如一方酷吏殘鷙人多不免獨能以功名終與郝處俊相亞故世之言長者稱婁郝焉

狄仁傑 附朱敬則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也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爲吏誣訴黜陟使閻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人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參軍高宗幸汾陽宮爲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妒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妒女避邪止其役帝壯之出爲寧州

刺史撫和戎落郡人勒碑以頌轉文昌右丞復出爲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皆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詿誤至此有詔悉讁邊戍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邪相與哭碑下齋三日乃去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會爲來俊臣所構捕送制獄于時訊反者一問即承聽減死俊臣引仁傑置對荅曰有周革命我乃

唐臣反國實俊臣乃使王德壽以情謂曰我意求少遷公爲我引楊執柔爲黨公且免死仁傑歎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爲此乎即以首觸柱血流沬面德壽懼而謝之守者寖弛仁傑乃丐筆書帛置褚衣中好謂吏曰方暑請付家撤絮仁傑子光遠撤絮得書即上變后遣案視俊臣命仁傑冠帶見使者而私令德壽作謝死表以聞后召見仁傑謂曰承反何耶對曰不承反死笞掠矣示之表對曰無之后望后知代署因免死時同被誣者鳳閣侍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貸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

何自疲民悉縱就田虜已引去民愛仰之復為立祠俄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聖后〕召拜鸞臺侍郎復同平章事張易之常從容問自安計仁〔使二張倚伏問計偉矣〕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

恩立廟不祔姊后感悟即日遣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於帳中召見仁傑語王事仁傑敷奏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見仁傑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初吉頊李昭德亦數請還太子后意不回及仁傑每以爲言后性聰利不能不動故卒復唐嗣云他日幸三陽宮王公皆從獨賜仁傑第一區眷禮卓（愛才是的）異是時李楷固駱務整討契丹克之獻俘含樞殿后大悅二人者本契丹李盡忠部將盡忠入寇楷固等數挫王師後兵敗來降有司請論如法仁傑稱其驍勇可任若貸死

必感恩納節可以責功至是凱旋后舉酒屬仁傑賞其知人聖曆三年卒年七十一仁傑所薦進若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皆爲中興名臣則天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仁傑奏事（妙）后命與昌宗雙陸曰以何爲賭仁傑對曰臣願以臣之袍賭昌宗之裘則天曰此裘價踰千金（神哉）仁傑笑曰以昌宗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於是昌宗累（妙哉視若平常令人暢快可謂振古之英雄矣非此公安能）局連北仁傑對御褫裘謝恩而出（當武氏之日邪乎）

李生曰梁公始者幾危後得免於虎口遂有悟於黃帝老子之旨同塵合汙與世委蛇對主褫裘當朝縱博非但全唐亦以完軀其事偉矣又可喜者婁公實薦梁公而反以

爲不知人梁公實重婁公而反數擠之於外朋黨之疑不開二張之交已合后雖使忍而不知反正之權固已在此老掌握之中久矣所謂汗其身以善其君者梁公有焉奈之何記史者往往濡足其間欲以爲梁公諱也故撮其要者錄之于篇亦以見當斯之際尚有可爲之人則天下決無不可爲之時特未有學術如梁公者徒使人扼捥歎息恨不得起之于九原耳

朱敬則亳州永城人以孝義世被旌顯敬則志尚恢博好學重節義急然諾咸亨中高宗聞其名召見異之武后稱制已革命敬則諫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商申之法杜

私門張公室既庶而富遂屠諸侯此救弊之術耳故曰刻苛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天下已平故可易之以寛簡潤之以淳和泰乃不然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事漢祖當榮陽成皐間糧餉窮智勇困未嘗敢開一說惟進豪猾貪暴之人及區宇適定賈乃著新語通復定禮儀此知變之善也臣聞急趨者無善迹促柱者無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饑不鼎食國家自文明以來流言搆難故不設鉤距無以順人不切刑罰無以息暴於是與神器開告密故能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易上今者正值變通之時臣願鑒秦漢考時事下寛大之令流曠蕩之策

去萋菲之角牙頓姦險之芒刃塞羅織之妄源掃朋黨之顯迹曠然使天下更始后善其言遷正諫大夫兼修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時賦斂煩重民多蕩析后數召入禁中訪失得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搆魏元忠張說欲許之無敢言者敬則獨奏曰元忠說秉心忠一而所坐無名獄之失天下望乃得不死侍御史冉祖雍誣奏敬則與王同晈善貶涪州刺史既明其非罪改廬州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子曹步從以歸卒年七十五敬則與三從兄弟居四十年貲産無異及執政每以用人爲先細務不省也嶺表叛敬則以裴懷古有文武木用爲桂

州都督、又薦魏知古爲鳳閣舍人、張思敬爲右史、皆稱職、
二張之未誅也、敬則密謂敬暉曰、公若假太子令、舉北軍、
誅易之兄弟、兩飛騎力耳、暉用其策、卒復唐祚、睿宗嗣位、
嘗曰、神龍以來、忠於本朝者、李多祚王同晈韋月將燕欽
融並褒復矣、尚有遺者不、劉幽求曰、朱敬則忠正義立、天
下所推、長安中嘗語臣曰、相王必受命、當悉心事之、及韋
氏干紀臣遂見危赴難、雖天誘其衷、亦敬則啟之也、於是
追贈秘書監、謚曰元、

三結主大臣

蕭何

蕭何、沛人也、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亭長常佑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常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立沛公爲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

秦降將以距漢、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
之、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夫能屈於一人
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
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
善、乃遂就國、以何爲丞相、何進韓信、漢王以爲大將軍、令
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鎮撫諭告、使給軍食
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諸侯
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衛、爲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
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輒以便宜行事、上來
以聞、計戶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遯去、何常興關中卒、輒

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
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勞
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
者悉詣軍所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已殺項羽
即皇帝位論功行封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爲酇侯食邑八
千戶又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皆食邑乃益封何二千
戶以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錢二也七年春上至長安
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
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
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呂后用

何計誅韓信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召平始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封君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曰爲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

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畏
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汚上心必
安于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
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數千人上至何謁上笑曰今相國
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民後何爲民請曰
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藁爲獸
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爲請吾苑乃下何廷尉
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
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
多受賈豎金爲請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

夫職事苟有便于民而請之、眞宰相事也、陛下奈何疑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何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

牛頭不對馬嘴

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上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

危甚

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

危甚

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高祖崩、何事惠帝、二年何病、上親自臨視、因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

矣何死不恨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令俗吏木相
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薨謚文終侯
李和尚曰何爲家不治垣屋而治未央宮極其壯麗何哉

公孫弘

公孫弘菑川人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
武帝初卽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
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爲不能弘乃移病免歸
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
嘗西應命以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
詔諸儒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弘對爲天子眼目

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弘復上疏言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民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書奏天子以冊書問弘稱周公之治卿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于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期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

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會
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于是上察其行
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大說之一歲中至
左內史嘗奏事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閒黯先發之弘推其
後上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常與公卿約議至上
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
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
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
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弘為人談奇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
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為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

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罷弊中國以奉無益之地願罷之於是上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云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于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今臣弘爲御史大夫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黯陛下安得聞

直

曲

不覺入其曲中矣

曲

妙談妙談千載未知

理到之語妙千古絕

直而曲

此言上以爲有讓愈益賢之元朔中代薛澤爲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爲丞相唯弘無爵於是封丞相弘爲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時上方興功業屢舉賢良弘自見舉首起徒步數年丞相封侯于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後淮南衡山王謀反治黨與方急弘自以爲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空佐明主撫鎮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恐病死無以塞

責乃上書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不許居數月有瘳視事凡爲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爲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墟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爲馬廐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惇謹復終相位其餘盡伏誅

李生曰轅固以弘爲阿世仲舒以弘爲從諛汲黯以弘爲不忠皆似也予以爲臣而忠可也獨不思有難乎其爲上者與主欲聖而臣欲忠夫誰獨無欲者今臣欲忠而不以聖歸其主主欲聖而不以忠與其臣夫是以愈相持而愈不相值耳必也其至忠乎至忠者不忠平津侯眞是已且

帝素憚黯黯亦素能面折帝者帝之多欲如故也黯以忠求帝而帝反以戇與黯吾見忠未獲而淮陽之命下矣平津侯則不然天子使吾丘壽王等難弘弘詘服使朱買臣等難弘弘則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也盞歸其能于主而居己于不能上下之道固如是耳然而天子卒用侯言不置滄海不通西南夷族郭解而令卜式非人情不軌之臣則帝之受益於侯者亦弘矣作史者乃稱其意忌外寬內深而獨引二人以爲證夫主父之惡甚於郭解可勿誅耶仲舒以明災異下獄論死誰出之平津侯力也人特未知之耳況乎膠西之相惟正義不謀利者乃宜居之皋

能其官又何遇乎

藏書大臣傳卷十

四容人大臣

陳寔 陳羣附

陳寔字仲弓、潁川人也、少爲吏、給事縣庭、有殺人者、同縣楊吏疑是寔、縣官遂逮繫寔、考掠無驗、乃出之、及爲督郵

奸

寔反密託許令禮召楊吏、由是遠近咸歎服焉、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囑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寔署爲文學掾、寔知不可、懷檄入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

此人所難

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倫後被徵爲尚書、謂人言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

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
倫亦不答
憚强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除太丘長約
已清靜百姓安焉本司行部吏慮有訟者白寔欲禁止之
寔曰訟以求直禁之將何申不可亦竟無訟者及後逮捕
好
黨人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靈帝初大將軍竇
武辟以為掾屬時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頴川雖一郡畢
妙妙
至而名士無往者寔乃獨往弔焉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
多所全宥寔所活人者多也寔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爭訟
輒求判正至乃嘆曰寧為刑罰所加勿為陳君所短有盜
夜入其室寔起自整拂呼子孫訓戒之曰夫人不可不勉

不善之人未必皆惡習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此當由貧困故因贈以絹二匹太尉楊賜司徒陳躭毎拜公卿輒嘆寔大位未登愧于先之及黨禁解毎三公缺連徵不起中平四年卒年八十四何進遣使弔祭海内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謚文範先生有子六人紀諶最賢

孫羣字長文紀之子羣爲兒時寔常奇之曰此兒必興吾宗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友更爲紀拜由是顯名曹操辟羣爲司空西曹掾屬時有薦樂王模下邳周逵者羣封還教以爲模逵穢德必敗操

不聽後模遂皆坐姦宄誅羣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後吳
人叛乾死難矯遂爲名臣故世以羣爲知人魏國旣建遷
羣爲御史中丞時操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
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爲死刑可加於仁恩者
正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羣對曰臣父以爲
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
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若用古刑使淫者下
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今以笞死之
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曹丕卽王位
封昌武亭侯徙爲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卒謚靖侯子泰

嗣

蔣琬

蔣琬零陵人爲廣都長先主嘗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欲加治之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也其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焉

妙妙　非孔明不得知此道

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爲參軍統留府事亮數外出琬長足食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亮卒以琬爲尚書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拔處羣僚之右旣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朝野大安延熙元年詔琬總帥

諸軍屯住漢中東曹掾楊戲琬時與言通不應荅或以爲慢琬曰面從後言古人所誡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心欲反吾言邪則又顯吾之非是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好、甚、妙、甚、）督農楊敏常毀琬曰作事憒憒誠不及前人或以告琬并請推究之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好○好○ 好○好○）後敏坐事繫獄衆懼必死而敏竟免

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內人早孤居貧與嵇康吕安善年四十舉孝廉久之遷尚書吏部郎與鍾會裴秀並申款暱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俱無恨焉武帝受禪以濤守大鴻臚

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會遭母喪歸鄉里時濤年踰耳順詔以濤爲吏部尚書濤以喪病逼迫詔命力就職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咸寧初除尚書僕射加侍中復領吏部濤載居選職十餘年每一官缺輒啟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啟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譖之於帝濤行之自若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後以年衰上疏乞歸至免冠徒跣懇上還印綬不允太康初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掌選如故又以老疾辭不允薨年七十九五子該淳允謨簡初陳郡袁毅嘗爲鬲

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受而藏之閣上後穀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遺者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故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九世並以清德著聞祜蔡邕外孫司馬昭爲大將軍徵拜中書侍郎祜以高貴鄉公在（濤見）位不願爲侍臣求出補吏從秘書監鍾會誅乃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共掌機密遷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武帝伐魏以佐命勳進號中軍將軍帝將滅吳以祜爲都督荊州諸軍事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

甚得江漢人心與吳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每交兵剋日方戰不爲掩襲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人有略吳二兒爲俘者祜即遣還後吳將夏詳邵鎧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祜軍入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游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亦送與吳於是吳人翕然說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常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抗病祜饋之藥抗即服之人有止抗者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耶抗每告其下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

求細利孫皓聞而詰抗抗曰一邑一鄉猶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賊對賊）初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為大司農濬小字阿童也祜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以龍驤將軍密令濬修舟檝為順流之計至是上疏請伐吳帝深納其策而議者多有不同祜乃歎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或謂祜慎密太過祜曰是何言歟夫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不取也每風景必造峴山

言詠終日嘗慨然顧謂從事中郎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有知吾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

歎如此山待祜而名

著乎鄒湛亦用以有傳矣峴山也湛也何太幸也

後祜寢疾求入朝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籌策祜曰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尅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得而越也將爲後患乎華深贊成其計祜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不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

甚是甚是但晉武無此逢福耳

妙 妙 妙

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既疾篤乃舉杜預自代卒年五十八無子帝爲素服哭之甚哀是日適大寒帝涕淚霑鬚鬢皆凝結而成冰南州人征市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哭襄陽百姓復於峴山建碑立廟歲時享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其碑爲墮淚碑焉荆州人爲祜諱名屋室之戶皆以門稱又改戶曹爲辭曹祜卒二歲而吳平帝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祜前母孔融女生兄發祜母篤愛之

房玄齡杜如晦

房玄齡字喬臨菑人也幼警敏貫綜墳籍書兼草隸[illegible]

[illegible]

中、天下混一、玄齡密告其父彥謙曰、主上無功德、但以罔近親、妄肆誅殺、攘神器而有之、不爲子孫長久之計、淆置嫡庶、競侈僭、相傾閼、終當內相誅夷、立致危亡也、年十八、舉進士、時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玄齡杖策上謁、一見如舊、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每從征伐、衆爭取珍怪、玄齡獨收採人物致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駐馬即辦、高祖嘗稱之曰、若人機識、是宜委任、每爲吾兒陳事、千里外猶對面語也、隱太子與王有隙、王召玄齡與計、乃引杜如晦協判大事、累進文學館學士、隱太子忌二人、譖於高祖、高祖乃斥還第、及太子將有變、玄

齡密謂長孫無忌曰、玄齡勸王行周公之事、無忌入白王、王召玄齡及如晦、以方士服入計事、事平、王爲太子、擢玄齡右庶子、太子即位、進中書令、第功班賞、與如晦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功皆第一、封韓國公、食邑千三百戶、居宰相位積十五年、女爲皇妃、男尚主、玄齡自以權寵已極、累表辭位、不聽、晚節多病疾、甚、上命鑿苑垣以便通問、臨歿親握手與決、擢子遺愛右衛中郎將、遺則朝散大夫、令及見之、薨年七十一、謚文昭、陪葬昭陵、玄齡當國、夙夜勤公竭節、聞人善若已有之、議法處令務爲寬平、不以己長望人、雖卑賤皆得盡所能、或以事被讓、必稽顙請罪若無

所容、貞觀末、以譴還第、褚遂良言於上曰、玄齡事君小心、不可以一眚便斥、上悟、遽召見、時上以司農卿李緯爲民部尚書、有自京師來者、上問之曰、玄齡謂此人若何、對曰、玄齡說緯鬚好、上遂改緯太子詹事、上初伐遼、命玄齡留守、許以便宜從事、有男子上急變、玄齡詰狀、曰我乃告公、玄齡遂驛送行在、上聞留守遣告密人、使人持長刀於前、問告者爲誰、曰房玄齡、上大怒、斥令腰斬、下詔謂玄齡曰、公何以不自信、更有如是者可專決之、玄齡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襲勢凌人、集古今家誡爲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身、子遺直嗣、次子遺愛誕率無學、

有武力尚高陽公主公主帝所愛故禮與他壻絶主驕疾遺直任嫡遺直懼請讓爵上不許高宗立出遺直汴州刺史遺愛房州刺史主又誣遺直他罪因敕長孫無忌推鞫得主與遺愛反狀遺愛伏誅主賜死遺直以先勳免貶銅陵衛史臣贊曰太宗取孤隋攘羣盜天下已平用玄齡如晦輔政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與仆植僵使號令典刑粲然完具可謂名宰相矣然求所以致之之蹟逮不可見何哉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終以此成令

名、如晦雖任事日淺、觀玄齡許與、及帝所親欵、則謀謨果
有大過人者、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也、少英爽喜書、以
風流自命、秦王引爲府兵曹參軍、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
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惜、至若如晦、王佐才也、因表留
僚府、從征伐、常參帷幄、方多事、裁處無留、僚屬共才之、王
爲皇太子、授左庶子、即位、遷尚書左僕射、領選與玄齡共
筦朝政、當時浩然歸重、每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如晦莫（非如晦善斷、房公亦不自用也）
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蓋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棊
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當世語良相必曰
房杜云、卒年四十六、長子構任慈州刺史、次子荷性暴詭、

不循法、尚城陽公主、承乾謀、及荷曰琅琊顔利仁善星數、言天有變、宜建大事、陛下當爲太上皇、請稱疾、上必臨問、可以得志、及敗坐誅、臨刑、意氣軒驁、構以荷累貶死嶺表、

盧懷慎

盧懷慎、渭州人也、第進士、神龍中、遷侍御史、開元元年、進同紫薇黄門平章事、三年、改黄門監、懷慎自以才不及崇、（真、難、真、難、）故事皆推崇、時譏爲伴食宰相、以疾乞骸骨、遺言薦宋璟、（○真○大○臣○）李傑李朝隱盧從愿、帝悼歎之、懷慎清儉、（清、清、）不營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所得祿賜、隨散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簀單籍、門不

施箔會風雨至畢席自陳曰宴設食烝豆兩器菜數杯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憸人乘間而進矣公第志之四門博士張星上言懷慎忠淸以直道始終不别優賜無以勸善乃下制賜其家物百段米粟二百斛帝後還京因校獵鄠杜間望懷慎家環堵庳陋家人若有所營者馳使問之還白懷慎大祥帝即以縑帛賜之因爲罷獵既經其墓碑表不立停蹕臨視泫然流涕乃詔官爲立碑而令中書侍郎蘇頲爲之文帝自書

李生曰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崇此與視人之技若已有見人之彥寔能容何以異乎誠所謂大臣也夫今之

以清介自高下視他人者相踵也況公實未嘗無才者哉當事而讓姚崇身退而薦宋璟執手數言天寶之後若親覩之才與識兩俱勝者也

郭子儀 武舉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也長七尺二寸安祿山反子儀以武舉異等累遷充朔方節度使先是安思順爲朔方子儀與李光弼俱爲牙門都將二人素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目相視不交一語及子儀代思順光弼意欲亡去猶未決旬日詔子儀率兵東出趙魏光弼入見子儀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可也子儀趨下持抱上堂而泣曰今國亂

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執其手相持而拜因率本軍東討與光弼合破賊史思明衆數萬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挑之三日賊疲引去乘之大破於沙河安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未決戮一步將以徇士殊死鬭遂破之斬首二千級俘五百人獲馬如之於是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休息氣益老乃與光弼僕固懷恩等復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首以迎王師方議北圖范陽會哥舒翰敗績潼關天子走入蜀肅宗即位靈武又詔子儀班師矣乃與光弼率步

騎五萬赴行在所時朝廷草昧衆單寡軍容闕然及是朝威始震賊將阿史那從禮以同羅僕骨五千騎出塞誘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數萬欲迫行在子儀與回紇首領葛邏支徃擊敗之斬獲數萬河曲平定賊將崔乾祐守潼關肅宗二年三月子儀大破賊於潼關崔乾祐退守蒲津又攻蒲津平之自是潼陝之間無復寇鈔是月安祿山遂死五月詔子儀帥師趨京城與賊將安太淸安守忠戰失利子儀收合餘衆保武功九月從元帥廣平王率番漢之師十五萬進收長安回紇遣葉護太子領四千騎助國討賊子儀與葉護宴狎修好誓平國難相得甚好乃以李嗣業

爲前軍子儀奉元帥爲中軍王思禮爲後軍陣于香積寺
之北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千騎回紇以奇兵繚賊背
夾攻之斬首六萬級生擒二萬賊帥張通儒夜亡走陝郡
翌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而呼蹈躍歡迎王休士三日復
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率衆十萬屯陝以助通儒連
出輕騎子儀遣二隊逐之又至倍以往皆不及賊營輒反
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而走子儀悉軍橫貫其營賊
張兩翼包之官軍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回紇于黃埃
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嚴莊
等走洛陽挾慶緒渡河保相州遂取東都於是河東河西

河南州縣悉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入朝帝遣具軍容迎至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之力也即詔九節度大舉討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第用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元帥子儀自杏園濟河至衛州慶緒分其衆爲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人伏壁內誡之曰俟吾小却賊必乘壘若等譟而射既戰僞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斬首四萬獲安慶和遂收衛州復連營進圍相州引漳水以灌城城中糧盡人皆相食慶緒求救於史思明思明自魏來前軍遇之會大風拔木跬步不相物色於是王師南潰賊亦走輜械滿野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

軍保河陽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于敗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譛之故帝召子儀還更以趙王爲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代子儀領朔方軍上元初復以子儀爲諸道兵馬都統率英武威遠等兵趨范陽詔下爲朝恩沮解明年光弼敗邙山失河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禎太原亂戕鄧景山朝廷憂二軍與賊合乃復以子儀爲朔方河中北庭潞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子儀至屯誅首惡王元振等數十人太原辛雲京亦治害景山者諸鎮皆惕息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因罷子儀副元帥子儀懼讒

盡哀肅宗所賜詔勅千餘篇上之蓋不得已亦欲以自明也初帝與子儀平兩京同天下憂患至是亦不免爲魚朝恩程元振所讒然是時史朝義尚盜洛帝欲使副雍王率師東討又爲朝恩元振交訾而止悲夫會梁崇義據襄州叛僕固懷恩屯汾州陰召回紇吐蕃寇河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上乃遽拜子儀爲關內副元帥鎮咸陽初子儀自相州罷歸京師部曲離散逮承詔麾下才數千騎驅民馬補行隊至咸陽虜巳過渭水並南山而東矣是時天子走陜子儀南收兵得武關防卒數千而巳軍不完也會六軍將張知節迎子儀于洛南子儀乃遣知節率烏崇福羽林

將長孫全緒爲前鋒營韓公堆擊鼓譟山張旗幟夜叢萬炬以疑賊於是吐蕃夜潰破賊書聞天子賴焉自變生倉卒天子出走故天下皆咎程元振元振懼乃說帝都洛陽帝已可其奏賴子儀奏請還都疏語明切反覆可聽帝讀之動乃復還長安既見子儀勞之曰用卿晚故至此傷哉帝也是誠不足與有爲矣因賜鐵券圖形凌烟閣廣德二年僕固懷恩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人入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爲也懷恩本臣偏將雖剽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爲亂者誅思歸之人劫與俱來耳然皆臣故部曲忍以刃相向乎先驅至奉天諸將

皆請擊賊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永泰元年吐蕃自北道趨奉天党項自東道趨同州吐谷渾奴刺自西道趨盩厔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京師大震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丙寅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是時回紇與吐蕃聞僕固懷恩已死咸相與爭長分營而居矣回紇在城西子儀因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回紇欲與之共擊吐蕃回紇曰郭公在此紿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報子儀子儀請挺身往說之遂與數騎開門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合

胡祿都督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陣前子儀免冑釋甲投鎗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柰何負約深入吾地背恩德而助叛臣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自吐情實）

（戎狄可以誠感信矣）

言天可汗晏駕令公亦捐館令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總兵於此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羊雜畜長數百里瀰漫在野

此天以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為汝計孰便藥葛羅曰吾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子儀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為誓子儀酹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陣前家族滅絕盃至藥葛羅亦酹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長皆大喜曰鄉以二巫（巫能知）

（公公而唐君臣不知有公公豈不妨矣）

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子儀竟與約而還吐蕃疑之夜引兵遁去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癸酉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殺吐蕃萬計得所掠士女四千人丙子又破

之於涇州東賊虜敗散京城解嚴令公之功也德宗嗣位賜號尚父建中二年薨年八十五子儀事上誠御下恕遺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方時多虞握兵處外然詔至卽日就道故讒間不行方破吐蕃靈州時朝恩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大懼帝唁之子儀叩頭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發先臣墓此天譴也（長者之言）朝恩又嘗約子儀修具元載使人告曰軍容將不利於公其下願以衷甲從子儀不許但以家僮十數人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也子儀告之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嗣傲狠不軌子儀常遣使至魏承嗣西望

再拜指其膝謂使者曰玆膝不屈於人久矣李靈耀據汴州公私財賦一皆遏絕子儀封幣道其境即令持兵衛送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頤指進退若部曲然與李光弼齊名而寛厚得人過之以身爲天下安危者二十年八子七壻皆貴顯朝廷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已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已而歎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爲

呂蒙正

蒙正字聖功河南人也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初蒙

正父龜圖好內寵故蒙正與母劉氏俱被出頗淪躓窘乏
及蒙正登仕爲翰林學士至參知政事初入朝堂有朝士
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陽爲不聞也而過之同列不
能平將詰其名姓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名姓則終身不大○見○識
能忘不若不知之爲愈也李昉罷蒙正拜平章事監修國
史蒙正質任寬簡趙普開國元老蒙正後進歷官一紀遂
同相位普甚推許之先是盧多遜爲相其子雍起家卽授
水部員外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科甲及第釋褐止授九品
京官今天下才能死于巖穴不霑天祿者多矣若臣男始
離襁褓卽膺如此寵命不可乞以臣釋褐時官之自是

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爲定制一日上語侍臣曰清靜致治黄老之旨也如汲黯臥治淮陽宓子彈琴單父皆眞能行黄老之道者蒙正對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之上封事議制置者甚多陛下唯清靜以鎮之足矣時輦運卒有私質市者上聞之曰幸門如鼠穴何可盡塞但去其尤者可也篙工楫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蒙正對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曹參不擾獄市者以其能兼愛善惡也若窮之則姦慝無所容故告以慎勿擾耳上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蒙正既疏名列上而上不用他日三問蒙正三以其人對上怒投其奏于地

曰卿何固執蒙正曰臣非固執蓋陛下未諒爾固稱其人可使因搢笏俛拾其書徐懷而下上退謂左右曰蒙正器量我不如至道初以右僕射出判河南府至洛多引親舊歡宴以政事委任僚屬已特總裁之而已真宗即位進左僕射咸平四年以本官復同平章事蒙正至是凡三入相與趙普等矣景德二年表請歸洛日會親舊子孫環列迭奉壽觴後上朝永熙陵過洛兩幸其第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聞知于上富弼之父富言一日入白曰有兒十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既見而驚曰

此見他日名位與吾相似勳業遠過於吾者也遂令與諸子同學又嘗問諸子曰我爲相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爲相四方無事蠻夷賓服但人言無能爲事權多爲同列所爭耳蒙正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能用人耳蒙正有冊子每四方替罷謁見必問地方人才客去隨卽疏之朝廷求人取之囊中故其爲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

王旦

王旦字子明大名人也父祐以文章顯于漢周之際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常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又常手植三

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旦幼而沈默、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淳化初王禹偁薦其才、命直史館、二年、拜右正言、知制誥、初祐以宿名久掌書命、旦不十年繼其任、時論美之、錢若水有人倫鑒、每曰王君凌霄聳壑棟梁之材也、李沆以同年生亦器重旦、爲遠大之器、眞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月爲翰林學士、帝素賢旦、嘗奏事退、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錢若水薦同知樞密院事、踰年參知政事、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內未有捷報、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

太子且馳至京直入禁中令人不得傳播及大駕還旦家子弟皆出郊迎忽聞後面有騶訶聲回視乃旦也皆大驚三年拜工部尚書同平章事王欽若勸帝封禪帝沉思久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占吉凶之說帝怒欲付御史問狀旦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以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眞宗曰此事已發矣何可免旦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于不發而以罪人也（妙）帝意稍解旦乃詣中書悉焚所得書已而帝復悔馳取之已焚之矣契丹來請別假錢幣

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耳止當以歲給三十萬銀絹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西夏趙德明求糧萬斛旦請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大慚乃止寇準數短旦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此臣所以重準也帝以是愈賢旦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在密院以事上聞旦被責堂吏皆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準以是慚及準罷樞密使託人求為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

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乃媿歎以爲不可及、準在藩鎮生辰造山棚大宴排設如聖節儀、晚衣黄道服簪花、爲人所奏、帝怒謂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旦微笑徐對曰、準許大年紀尚騃邪、真宗意解曰、然此正是騃爾、遂不問、帝欲相王欽若、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畱之樞密、兩府亦均、旦没後、欽若始大用、語人曰、爲王公遅我十年作宰相、初欽若與馬知節同在樞府、因奏事忿爭、真宗召旦至、欽若猶譁不已、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厚顧、上煩譴訶、當行朝典、願且還内、來日取旨、明日

召旦問之旦曰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坐以忿爭無禮旦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恐無以威遠帝曰卿意如何旦曰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晚也後月餘欽若等皆罷楊億問旦丁謂久遠當如何旦曰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必爲身累耳内臣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帝語旦曰承規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當柰何遂止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向敏中問其故旦曰

吾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師德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爾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每有差除旦先密疏三四人姓名以請所用故旦所薦人未嘗知旦沒後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始知多旦所薦云張詠知成都召還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爲不可帝問旦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也若他人往必妄有變改矣曹瑋知秦州懇乞求解帝問可代者旦薦李及衆皆謂及非守邊才本州將吏亦輕及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掣婦人釵者及方觀書亟命斬之觀書如故楊億聞之具道其事與旦旦曰禁軍戍邊白晝爲盜

固當斬也烏足爲異旦之用及但以及必能謹守疇之類
摹而已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
謀欲爲變上召二府議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
御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今若
擢用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上謂左右曰王旦善處
大事眞宰相也旦素羸多疾自東魯復命連歲求解天禧
初進太尉兼侍中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
相惟李及凌策耳處士魏野以詩與旦曰從前輔相皆頻
出獨在中書十五秋泰嶽汾陰俱禮畢遠迴好伴赤松遊
旦覽詩復求避位乃以太尉領玉淸昭應宮使給宰相俸

壽又命肩輿入禁使子雍與直省吏挾扶見于延和殿帝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天下事付之誰乎且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時張詠馬亮皆爲尚書帝歷問二人且不對因曰試以卿意言之且强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且曰他人臣所不知也疾甚帝手自和藥并煑薯蕷粥賜之薨年六十一帝臨其喪大慟贈太師魏國公謚曰文正

畢士安 附李允則

畢士安鄭人舉進士太平興國初吳越錢俶納土選知台州言湖海新民始得天子命吏宜一用舊籍詔從之召人

翰林爲學士知制誥李沆卒進士安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眞宗曰未也行且相卿又曰朕倚卿以輔相豈在今日更求與卿同進者未審誰可耳對曰臣駑朽實不勝任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宰相才也眞宗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第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也（眞大臣）未閱月以本官與寇準同拜平章事準爲相守正嫉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有布衣申宗古告準交通安王元傑準惶恐莫知所自明賴士安力辯其誣乃下宗古吏具伏姦罔景德元年契丹引兵分（眞同條）

掠威虜、士安與寇準合議、請真宗幸澶淵、真宗嚴兵將行、太白晝見、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士安適臥疾、移書準曰、屢請舁疾從行、手詔不許、今大計已定、唯君勉之、士安願以身當星變、而就國事、已而少間、進至澶淵、見于行在、及罷兵從還、乃案邊要、選良守將、令塞上得境外牛馬類者、悉還之、通互市、除鐵禁、招流亡、廣儲畜、未幾夏州趙德明亦款塞內附、二方既定、中外畧安、量時制法、次第施行、二年十月、晨朝至崇政殿廬、疾暴作、真宗步出臨視、已不能言、詔內侍以肩輿送歸第、

李允則并州人、遷知潭州、將行、真宗謂曰、朕在南衙、畢士、

安嘗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後湖南民列允則治狀於安撫使陳堯叟堯叟以聞乃召還連對三日眞宗曰畢士安不謬知人者遷知滄州允則濬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間穿井未幾契丹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斲氷代砲契丹遂解去遷東上閤門使獎州刺史城北舊有甕城允則欲合大城爲一先建東嶽祠出黄金百兩爲供器道以鼓吹居人爭獻金銀久之聲言盜自北至遂下令捕盜移文北界興版築以護神祠而卒就關城浚濠起月隄自此甕城之人悉内城中歳修禊事名界河戰棹爲競渡縱北人遊覩而不知其習水戰也州北舊多設陷馬坑城下起樓

爲斥堠望十里自罷兵後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旣講和矣安用此爲命撤樓夷坑爲諸軍蔬圃浚井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横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邪嘗宴軍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少頃火熄悉瘞所焚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浹旬兵器完足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儆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爲若舍宴救火事當不測又得諜釋

縛厚遇之諜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謂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諜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諜遽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委曲實數以報一日民有數為契丹民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荅曰無有也蓋他諜欲以毆人為質驗既無有乃殺諜雲翼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契丹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愕即歸卒遂斬以狥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善撫士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亦莫知所由在

河北二十餘年事功最多其方略設施雖遊觀亭傳後人亦莫敢隳國信往來費用儀式多所裁定王君玉談苑曰允則守雍州匈奴不敢南牧朝廷無北顧之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復斂民間錢起浮圖即時飛謗至京師至于監司亦屢有奏劾真宗悉封付允則然攻者尚喧沸真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謂使者曰某非留心釋氏實爲邊地起望樓耳蓋是時北鄙方議寢兵罷斥堠允則不欲顯爲其備故也李生曰允則真大將之選也當自立傳特爲畢公藻鑒如此若已有之又如此世人未知之故附諸其後焉則亦可謂真大臣

文彥博

彥博字寬夫汾州人也及進士第知翼城縣轉侍御史元昊入攻邊將劉平戰死監軍黃德和擁兵觀望欲脫己罪誣平降虜而以金帶賂平奴使附己平家二百口皆含冤械繫詔彥博置獄河中彥博鞫治得實德和黨援謀翻獄已遣他御史來代之矣彥博拒之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獄具矣事或弗成彥博執其咎與君無與也德和并奴卒就誅及知益州時米價騰貴彥博因就諸城門相近院一十八院減價糶賣與貧民不限以數張榜通衢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升斗或抑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燄而終不

能平其米價乃知臨事當有術也召拜樞密副使叅知政事又拜同平章事薦張瓌韓維王安石等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作間金奇錦獻張貴妃緣此擢爲執政上怒甚却奏不視謫介英州別駕彦博亦罷相知許州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三年正月帝疾暴作彦博呼内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彦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列劉沆富弼留宿殿廬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彦博不使入明旦言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爲亂者彦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以都虞候

狀懷德稱其人謹愿可保無此彥博曰然則卒有愬誣之耶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劉沆等判狀尾斬卒于軍門先是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湖河穿六漯渠入横壠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約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於殿廷抗言國家不當穿河北方以致上體不安後數日二人又聽繼隆上言請皇后同聽政史志聰以狀白彥博彥博視而懷之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邪汝罪當族二人大懼彥博曰觀汝直狂愚今未忍治汝罪二人退乃出狀以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輩敢爾何不斬之彥

博曰斬之則事彰灼中宮不安矣旣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漯方位復使二人往二人至六漯恐治前罪更言六漯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彥博等歸第劉沆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聞之乃以沆判呈熙寧二年彥博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敝耳不須更張以失人心在樞府九年以極論市易司監賣果實損國體斂民怨爲安石所惡力引去出知大名府初選人有李公義者請以鐵龍爪治河宦者黃懷信沿其制爲濬川杷天下指笑以爲兒戲安石獨信之遣都水丞范子淵

行其法子淵奏用杷之功水悉歸故道退出民田數萬頃詔大名核實彥博言河非杷可濬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臣不敢雷同罔上疏上帝不悅乃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用司馬光薦復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居五年復致仕卒年九十一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契丹使耶律永昌來聘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蘇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所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旣歸洛西羌首領溫溪心有名馬請於邊吏願以餽彥博詔許之

其爲外國所敬如此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賓接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謂之耆英會初寶元間河東闕漕使章得象言聞縉紳間說文彥博者磊落有稱呂夷簡曰恨不識也明日召至既退歎曰此大有福人何所任用不可遂自殿中侍御史差委就遷待制不出十年出將入相元豐間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廟坐見監司府官唐介之子義問爲運判退謂其客尹焕曰先公爲臺官嘗言潞公今豈挾爲恨邪焕曰公所爲必有理姑聽之明日彦博交府事以次見監司府官如常儀或

以問彥博彥博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庶僚也即交印河南知府見監司矣一日謂義問曰仁宗朝先叅政爲臺官以言彥博得罪彥博亦罷相未幾彥博復召還即上言唐介所言正中臣罪仁宗用是起先公判潭州尋至大用與彥博同執政相知爲深也元祐元年程頤爲崇政殿說書頤以師道自居每侍講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彥博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彥博頓首謝立不去時年已九十

李生曰結主者慕獲上之誠容人者羡秦誓之美有自來矣夫自秦繆著誓孔子取以爲平天下之要訣而後一个

臣者不難擇矣所謂一个臣者無他技蓋斷斷乎其無他
技也非有技而藏之不試也夫有其技者必以技為天下
役自無其技則天下之技徃歸焉此自然之勢也故為君
者擇一相而已所擇於一相者非有技也為其好人之技
也而君能好之則天下平矣然自古至今多才與技者未
甞乏人獨好技者之難何哉以其未甞無他技故耳後儒
不識好惡之理一旦操人之國務擇君子而去小人以為
得好惡之正也夫天有陰陽地有柔剛人有君子小人何
可無也君子固有才矣小人獨無才乎君子固樂於嚮用
矣彼小人者獨肯甘心老死于黃馘乎是皆不可以無所

而使之有不平之恨也使小人而可以無所則是天地有棄物而慈母有棄子也必天地而不生此物父母而不生此子也而後可否則未有不以技為天下役者矣而奈何去之吾恐仁人之所放流者正在此而不在彼也故列敘古之大臣復取其能容人者以為世鑒焉

藏書大臣傳卷十　終